

托派第四国际资料

第一輯

(供内部参考)

托派第四国际資料

第一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供内部参考)

托派第四国际资料

第一輯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11017·208

1963年1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9千字

印张 13 $8/16$ 印数 1—1,000册

定价 (10) 2.00元

出版說明

——关于托派“第四国际”的一些情况

“第四国际”是在托洛茨基领导下成立的一个国际性反革命組織。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驅逐出国以后，即在国外繼續从事反苏和反革命的活动，并糾合欧美一些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筹备建立一个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相对抗的組織，也就是他們在1934年7月創刊的《新国际》月刊上提出的所謂“第四国际”。經過了几年的搜罗和拼凑，“第四国际”（又叫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1938年9月3日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据称参加成立大会的有美、俄、英、法、德、意、波、比、荷、希等十个托派組織的正式代表和一个拉丁美洲的代表。成立大会通过了主要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过渡綱領”（全名为“資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个綱領至今仍是各国托派組織的“基本綱領”。到1963年为止，“第四国际”先后已召开了七次所謂“世界代表大会”。

“第四国际”的领导机构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它在拉丁美洲設有“拉丁美洲局”。目前“第四国际”的主要領導人有：密歇尔·巴布洛（希腊）、皮埃尔·弗朗克（法国）、列維奧·麦丹（意大利）、厄內斯特·盖尔曼（比利时）、沙尔·山登（荷兰）等。它的机关刊物名为《第四国际》（季刊）。

“第四国际”自称在三十多个国家設立了自己的“支部”，但是实际上这些所謂“支部”只是由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組成，其中只有錫兰的“平等社会党”和印尼的“平民党”在議會中占有几个議

席，他們一般都沒有什麼群眾基礎，在本國政治上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各國托派是齟齬不和的，有些國家如法國、英國、日本等，一國之內就存在著好幾個托派組織，有的托派組織並不屬於“第四國際”。即使“第四國際”本身，也是四分五裂的。例如，1953年，以格里·希利為首的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就同“第四國際”的巴布洛派分裂，糾合了法國等幾個“支部”，另成立了“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1956年，以詹姆斯·坎農為首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也同巴布洛派鬧翻；1962年，以波薩達斯為首的拉丁美洲托派（原“第四國際拉丁美洲局”）也同巴布洛派決裂，最近並且在歐洲的法、意、英等國建立與巴布洛派對立的支部，爭奪“第四國際”的領導權。1963年6月，“第四國際”曾經在意大利舉行所謂“統一代表大會”，企圖彌補裂痕，“重新統一世界托洛茨基運動”，但是除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表示與巴布洛派重新合作外，以英國托派為首的“國際委員會”派和拉丁美洲托派均拒絕參加。目前這三派還在自己的刊物上互相攻訐，爭吵不休。

儘管各國托派在組織上是不統一的，對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是繼承托洛茨基的衣鉢，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套反革命理論，鼓吹“世界革命”，抽象地“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帝國主義”，反對和仇視各國共產黨。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來，他們利用蘇共領導所掀起的反斯大林運動大肆活躍起來，極力為托洛茨基翻案，惡毒詆毀斯大林和攻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近更企圖利用中蘇分歧進行反革命投機，無恥地歪曲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觀點來為托派觀點辯護，混淆是非，蠱惑群眾。而現代修正主義者為了替自己的背叛馬列主義立場辯解，卻別有用心地搜撿托派的某些言論來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列主義政黨進行惡毒誹謗，誣蔑他們是“托洛茨基主義”。

因此，弄清楚托派的政治理論主張及其對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對於我們辨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分清真革命和反革命，防止托派混水摸魚，以便更加有力地開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的鬥爭，是十分必要的。

為此，我們特將托派“第四國際”公开发表的有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當前國際問題的文件和言論，編印一套“托派第四國際資料”。這裡先編選三輯。第一輯收集了“第四國際”成立以來到1961年歷次代表大會的主要文件，並附錄了巴布洛所寫的一篇《第四國際簡介》及列維奧·麥丹所寫的評1960年莫斯科聲明文章。

第二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四國際”1963年6月召開的“統一代表大會”的全部文件；第二部分是拉丁美洲托派召開的“第四國際特別代表會議”的文件；第三部分是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1961年年會通過的關於國際形勢的長篇決議。這三部分大致上包括了“第四國際”目前三大派系對當前國際問題的最新觀點。

第三輯收集了“第四國際”所發表的關於蘇共二十大、二十一、二十二大和蘇共綱領的文件和文章，並附錄了厄內斯特·蓋爾曼所寫的一篇評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的文章。

因時間比較匆促，而且所選編的文件和文章是從好幾種國家的文字翻譯出來的，未經一一仔細校核，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材料。

1963年11月

目 录

一、第四国际和苏联	3
——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纲(1936年7月)	
二、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1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1938年9月3日)	
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告全世界被剥削群众书 (1948年5月11日)	56
四、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 (1951年8月—9月)	102
五、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118
——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54年)	
六、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 (1957年10月)	170
1.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	170
2.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决议)	185
七、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 (1961年1月):	229
1. 宣言	229
2.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36
3. 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前景	259
4. 殖民地革命	304
5. 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349
附录:	
一、密歇尔·巴布洛: 第四国际简介 (1958年8月)	374
二、列维奥·麦丹: 对莫斯科会议的纲领的革命性的批判	396



一、第四国际和苏联

——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會議通过的提綱

(1936年7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會議通过的綱領)

1. 共产国际^①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決議說,社会主义已經在苏联“最后地和不可动摇地”胜利了——他們不顾与先进資本主义国家比較还处于低下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管世界其他各地的发展道路——,这项決議是一个露骨的和危险的謊言。认为苏联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这一說法更不能决定这一問題,因为全人类只有8.5%的人口住在这个地区上。这仍然是一个两种不可調和的制度——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之間的斗争的問題。这一斗争在苏联領土內还未見分晓,而且也不可能見分晓。它只有在世界范围內才能“最后地和不可动摇地”决胜负。

2. 苏联工业的主要生产資料已經大大增长了,而且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在农业方面,主要生产資料則掌握在介于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間的集体农庄手里。但是,甚至**国有财产**也还不算是**社会主义财产**,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作为财产保卫者的国家,减少不平等现象,并逐渐消除财产观念(甚而在社会中的道德和习俗上)。近年来,苏联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恰恰相反。不平等现象在滋长;随之而来的,产生了国家压制。如果国内外的形势很好,那么,从目前国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可是,如果形势

① 1935年8月,最后的一次。

不好，倒退到資本主义去也有可能。

3. 每个工人国家，在初期，都将为了提高生产力而保留工资制，或者像馬克思所說的，保留“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不过，这問題要由全面的发展方向来决定。如果先进国家卷入革命，如果社会財富增长得快，那么，不平等现象就会消除得快，国家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保卫”了。如果苏联处于孤立状态和落后状态，那么，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就将带有一种粗俗的和低级的性质（工资悬殊、紅利、头衔、等級，以及更多的这类现象），并且产生后退倾向，而这种倾向具有危害国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危险。

4. 低生产力，加上大量投資、巨額軍事开支和无人管理的机器的巨大浪費，意味着人民大众最重要的日用品的不断的奇缺。經濟上的成果本是显著提高全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絕不可少的，现在却成了产生广大的特权阶层的温床。社会的对立在第二个五年計劃过程中并没有緩和，而是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滋长。**“幸福生活”的贊歌只是由上层人物来唱，而下层人物則繼續被迫地保持沉默。

5. 苏联的官僚主义利用多方面的社会对立（城乡之間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个体农业、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庄員的細小的个人务农之間的，斯达汉諾夫工作者与工人阶级其他成員之間的），**实际上已經脱离了劳动者。**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它为了强有力者、为了享受优惠的人、为了有特权的人的利益来調整各种对立。它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最終将为了自己而征求大量的国民收入，从而变成整个特权阶层中最有特权的。

6. 苏維埃社会，就其个人生活状况而說，目前已經出现了一个差別极大的等級：从流浪儿、妓女、流氓无产阶级到过着西欧大資本家生活的、拥有“万貫”的統治阶级。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的論調相反，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在苏联的客观的經濟状况（劳动生产力的标准）方面，沒有取得胜利，在劳动大众的觉悟方面（个人消費的标准）也沒有取得胜利。

7. 不过，苏联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苏联寡头政治的特权在內，最后还是以国有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为基础，这两种财产都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征用来的，与资本主义财产不同，它可以提供条件发展工业和农业，以上这种情况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十月革命所掘的历史鴻沟仍繼續隔离着**苏維埃計劃經濟与資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意味着国家为了节省私人财产而进行干預，并且对专制的經濟体系进行“調整”，办法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把苏維埃經濟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經濟等同看待是无知或疏忽的一种結果，那是自由派經濟学家习以为常的看法。苏联的拿破崙式的官僚主义战胜无产阶级先鋒队絕不等于說资本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胜利，虽然官僚主义在給资本主义反革命作指路标。

8. 认为（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极左派那样）苏联，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方面，应当承受像帝国主义国家承受的那种看法，就等于說，下列情况对工人阶级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苏联国营工业和集体农业要保存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呢，还是把經濟拖入瓦解状态，并通过內战办法把它交給法西斯资本主义。这种态度按理說是苏联的业已失望的唯心主义“朋友”所持的，也就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类型的外行和政治空談家所持的，絕不是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所持的，因为他们从沒有忘記**历史的基本因素：发展生产**。

9. 上边已經說过，苏联社会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在分配方面有所发展，而在农业上，在生产上，則只是局部有所发展。但是，分

配与生产之間并不是隔着一道无法通过的墙壁。官僚主义有意地刺激个人和集体的欲望并使这种欲望发展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借此来直接地消除对社会财产的观念。经济特权的泛滥在群众中产生一种合理的怀疑：**整个制度最后倒底是为谁服务。**“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已经远远超过所允许的程度，因而最后将破坏计划经济的社会纪律，从而也就摧毁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10. 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可能途径，在家庭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官僚主义是由国家低下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造成的，也是由群众首创精神遭受到压制造成的，由于它没有完成社会保险和社会教育的任务，于是它便开始**重新建立和重新美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其中包括家庭狭小的私有经济——抚养各种各样社会白痴的土壤。但是，家庭极其尖锐地提出了继承权的问题。官僚主义本身一心要把自己在政治上建立在保守的家庭基础上，因而感到自己的统治颇有成效，但还不完善，因为它不能把它的物质特权遗留给自己的后代。可是，**继承权**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扩大**私有财产**范围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渠道之一。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官僚主义都在危害着苏维埃制度中的每一种进步的事物。它不负担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角色，反而成了它的掘墓人。

11. 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与官方的解释直接矛盾。“斯大林宪法”并没有，像官方权威厚着脸皮所说的，“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一步，恰恰相反，后退了一步，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应当表现在国家消亡上面。消亡的程度就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否的最为可靠的尺度。国家消亡的开始，应当是全部消灭站在社会之上的官僚主义。

但是，事实上，新宪法却恰恰把相反的发展过程制成了法律。不这样，也不成。特权的泛滥需要一个宪兵来监督。

12. 根据新宪法来看，**国家强制**并没有缓和，恰恰相反，它取得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公开的和嘲諷的性质。各级苏维埃被毁了。地方的和中央的，即建立在投票表决制度基础上的“市的”和“議会的”制度，与作为劳动群众战斗机构的苏维埃毫无共同之处。此外，这种制度已事先被剥夺了全部的真实意义。新宪法公开地把管理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权力都交给了斯大林的“党”，而这个党却是脱离人民、脱离自己党员的党，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机器。

13. 此外，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统治地位，而事实上，这个地位早已被剥夺了。接着，宪法声称，专政是“没有阶级的”，是“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純粹的胡說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已经解体为社会，也就是，国家已经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把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专政加在劳动群众头上了，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給官僚主义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说利用“冷击”的办法恢复资本主义，而这个“冷击”乃是官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胜利”的騙术直接准备的一种可能。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官僚主义的压迫——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征服。

14. 新宪法与官方的谎言直接矛盾，不仅不发揚苏维埃“民主”，而且恰恰相反，肯定了它的彻底死亡。它在每一段落都宣称，目前形势的主人将不会自动地把地位让給人民。新宪法中的寡头和专制性质清楚地表现在公布宪法那天所宣布的新十字軍上——“消灭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主义的妖魔鬼怪”的十字軍（1936年6月

5日《真理报》)。官僚主义很清楚，致命的危险将从何方来威胁它，因此，它使用拿破崙式的恐怖手段，镇压无产阶级先锋队队的代表。

15. 苏联工人阶级已经被剥夺了合法改造国家的最后可能。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然要变成一场革命性的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决反对个人恐怖，就像它反对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手段一样。官僚主义，只有采用群众在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时进行的那种目的明确的运动才能被消灭。如果一个社会反革命，即推翻生产资料 and 土地国有化以及重新建立私有制，是苏联回到资本主义所必要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一场政治革命已变得不可避免了，也就是说用暴力推翻腐败堕落的官僚主义的政治统治，同时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关系。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依靠全国的劳动群众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必须用武力打倒官僚主义，恢复苏维埃民主，消灭猖狂的特权，保证一个走向社会平等的真正进步。

16. 在战争问题上，像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第四国际各政党，不许自己用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想法和同情来指导，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指导。例如，如果他们支持阿比西尼亚，不管那里还存在着奴隶制，也不管那里有野蛮的政权，这首先是因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代表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其次，因为意大利的失败将意味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在战争中支持苏联，虽然那里有寄生的官僚主义和克里姆林宫的无冕的尼各斯^①，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尽管它丑陋不堪、腐败成风，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比较起

^① 尼各斯(Negus)是阿比西尼亚的皇帝称号。——译者

来，則是象征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步伐。在新战争中，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败北将不仅引起它的国家形式崩溃，而且还要引起资本主义基础动摇，最后国有制还将代替私有制。苏联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苏联官僚主义的垮台，而且还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混乱代替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政治路线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战争中坚决而勇敢地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将变成苏联的帝国主义的同盟。“一个与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充分而全部地保留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无罪的敌对态度。”（《第四国际和战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国际书记处纲领，第44款）“无产阶级无罪地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一方面必须在国内阶级政策方面展开；另一方面，还必须在下列几方面展开：揭露各有关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它的‘联盟’的背信本质、它梦想搞资产阶级暴动打击苏联的国家等等。因此，处于‘盟国’和敌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必须以采取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跟苏联结成真正的同盟，第一个工人国家才能免于遭受失败。”（同上，第45款）

17. “极左派”害怕苏联的胜利将造成进一步巩固拿破崙式的官僚主义的地位，这种心理是由于对国际关系和苏联国内发展情况的错误了解造成的。各个阵营的帝国主义者，在沒有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恢复以前，是不会跟苏联妥协的。不管組成集团的国家在战争开始时态度如何，但帝国主义者在战争进行时会知道如何永远牺牲苏联而互相达成谅解并重新組成集团。苏联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在战争中不吃败仗，那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够得到西方或东方的革命的援助。但是，国际革命，即拯救苏联的唯一办法，将同时意味着对苏联官僚主义的致命打击。

18. **苏联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嗎？** 苏联是一个以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并由一个代表新兴特权阶层利益的劳动官僚主义所管理的国家。苏联可以叫做一个接近名副其实的工人国家——虽然程度上还很不同——，在这个国家里，被机会主义者即資本家走狗所领导和出卖的工会，可以叫做一个工人組織。正如革命者保卫每个工会，哪怕是最彻底的改良主义的工会，使其不受階級敌人破坏，同时坚决反对叛徒領袖；同样，第四国际各政党将保卫苏联，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打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反对反动的斯大林的机器的斗争。他們将在战时和平时捍卫批評苏联的統治階級的充分自由，捍卫反对他們牺牲苏联和国际革命而与帝国主义达成協議进行斗争的充分自由。

二、資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 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綱領
(1938年9月3日)

(編者按：这个綱領是目前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本綱領，在托派文件中一般称之为“过渡綱領”)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

整个世界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发生了历史性的危机。

总的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人类的生产力已陷于停滞。新的发明和改进已经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时机性的危机使广大群众日益贫困和痛苦。日益扩大的失业反过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损害了本已不稳定的货币制度。民主政权和法西斯政权都同样跌跌撞撞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资产阶级本身一无出路。在已经被迫把最后的赌注押在法西斯主义这张王牌上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现在正闭着眼睛冲向一场经济和军事的灾难。在历史上享有特权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资产阶级仍然经得起牺牲国民积累而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所有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处在几乎濒于意志瘫痪的窘困状